



路史餘論卷第七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蓂莢

朱草

蓂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蓂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俵子云。堯為天子。蓂生於庭。為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

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攷曆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莫莢莢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莫莢則莫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

生於水涯則非莫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抱璞子亦云又名仙茅今

西山謔母所種者頗異它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婆羅門僧進之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爲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

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
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
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
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
禮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
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
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
歌訖五老飛于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
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
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
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
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
與之帛與幘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
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卽曰五龍祠貞元十九
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
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
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
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

此史 會誌卷一
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
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卽
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
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
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
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
之言路。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鐔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
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

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
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据岡當必昔賢
墳。竈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
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
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壁劔器。亦且敗毀。
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
不聽役入。因酌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丸。
從劔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
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躄。遽亦冥然。見一丈夫。
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劔。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剛愎。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椁。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公希白特爲之紀。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諒忠忱之不泯也。南岳魏夫人言禍之最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爲妄。舜攝之初。卽分十有二州。旣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水土平而後復爲九州。故得共工流于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爲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別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之中。非先分州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山三危。爲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爲礙理。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

此史 會言卷一 五
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
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
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
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
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
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于帝乃
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
者往往以爲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
國亦顯之爲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
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者
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仿作九載亦勤于
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
則禹亦未能速收勤于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
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夏
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
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
秦漢間人也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

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夫定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阯等處之龍門云。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

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楊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

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

汭水、媯南、汭北。媯一作馮，馮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

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馮汭為媯水之曲云。然後魏輿地圖

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

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

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

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

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壽丘，就時於負

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
 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
 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
 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
 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齊州二夫
堂記
 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
 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
 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
 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
 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

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
 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
 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
 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豢
 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
 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
 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
 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
 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記
 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

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元

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櫪山隅井曰舜井秋甫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祈門

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埭西百六十

有櫪山高五里上有澄水大抵古迹傳聞多繆如今

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勳乃

唐之神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

因謂櫪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

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

漁之日邪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丈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與東北六十其間

曰雷澤即舜漁處故浙東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是

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

謂嬀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所都

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榦會稽又有嬀水三撫之泉

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

樂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

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寰宇記羅姜水兗之泗源又有陶墟

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

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

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

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漢濩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
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爲烏號切矣郡國志言
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
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
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冷道臨
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
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
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卽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宴
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
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
父辭莫不以爲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
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
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
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皙据中候
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
尉以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
游于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
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

於堯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
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
太尉之號卽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
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甞入水而前去
黃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
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
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
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
所云與此略同則其爲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大
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爲司馬是太尉也之周

大司馬至秦而爲太尉漢武復爲大司馬東漢復爲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興功

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桀遂良之事劉昭以爲緯侯之書貴尚

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
當是据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
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
候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
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焯

同人于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
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

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也。胥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子。吕后之妹歸於吕平。茲何可据。王莽嘗言。姚媯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爲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爲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陳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劉嘏旣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爲鍾。出鍾離。胡同胡母。單複相婚。不以共本爲悔。於是貽書卞壺。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遽以爲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爲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爲地乎。夫小人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嘔土糞。顧謂醒者亦

各史
余論卷七
二

爲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嘏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爲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璵。鄭康成。高雋。策子。而亦爲子稚賓。納王處道之子。于時清議盡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士有致議。則更以爲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嘗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爲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爲爾。讀書者之爲。多市井之不爲。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為凡聽五刑必原天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

可謂慘刻猶以太子為君之貳不可刑五臣范以為

乃刑其傳豈有臯陶為士而瞽叟執者五臣范非孟

之言書言舜克諧瞽允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

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為子舜視天下歸已猶草芥惟不得乎親

則不可為人豈有不禁之事臯陶無執瞽之理舜亦

無弃天下葉夢得輩云軻之過說瞽叟未嘗殺人臯

而逃之事陶何嘗執瞽叟舜未嘗竊之而

逃以為瞽叟真殺人而臯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

之失之遠矣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

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

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

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

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

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為

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

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

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

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

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

馬蹄踐雷廷理依法而斬斬戮御唐党仁洪坐賊百

萬當死五奏太宗閱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失信今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羣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廣州都督晉國有訟士句聽之士句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顧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弃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弃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為不君而陶豈得為不臣哉

奢見說苑士詩外傳二

路史餘論卷第七 終

路史餘論卷第八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卽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卽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卽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

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卽位逾年而後改者，將以重遽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爲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卽位之年爲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氤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爲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拊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

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西，竈於門外之

東中雷牖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輟壤在門外之西階
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
中雷乃中庭檐溜今俗所謂檐神說為室神非也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

裕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

主無尸犯輟為壇菩芻棘柏為神主亦有尸焉故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

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爵則七

尸七廟矣發爵主尊故不酢酬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

之南為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罌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

以桑練而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

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

祭有尸無主蓋裕則有主而不裕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菴聖

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

衛孔悝反祐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大夫

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懌遂以謂大夫士

宜通立主豈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

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

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

士師逆尸者亦裘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

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祭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延帝尸，禋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瀆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二為四方百物，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內

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圭瓚裸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無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不拜手，不脫履，嫌燕媾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它人尸。

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

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招穆同也成氏云未葬之

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

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已父之

尸諸侯不以已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

已嫡為已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

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尸司寇士師以法殺

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隋

釁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漑尸小

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

則佐大祝贊灋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

尸及王盥泊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供鬯以釁

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

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

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儻

明日而祭祥去要經而莖尸練則繩屨大祥則吉服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青衣不

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

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為君尸者受

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

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
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
中武尸之爲用重矣大夫爲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
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
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
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
坐按祭君獻尸尸裸之后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
朝踐旣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機王及尸有倚
住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旣六獻而後朝獻

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
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羣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旣酢諸臣
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
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餞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
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
飽主人酌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
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
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

尸而卒祭有祀坐之飲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膳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於地也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嬋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盖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

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皿爲盡而火之盡者爲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氲縹緲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亾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

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盞啐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鬢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亾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更謂古人質璞華夷同俗故有人狗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爲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在臙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

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
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
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
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曲其輿前謂之鉤命
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
以鉤鞮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
鉤其轅非鉤車也

舜帝無爲

爲治
有序

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
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
川而覲羣后協時同律脩禮詢岳命揆攷績其爲勤
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
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爲清虛放蕩
汗漫而不可繫者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
遺成敗聽其雜揉而任其所自爲權柄綱條一切委
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
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
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爲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爲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
事事哉汝翼肱也汝爲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

稷播百穀尙司徒敷五教陶爲士理庶獄垂爲工利
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
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
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
爲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
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旣又大陸旣作則惟食之爲急
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尙徒善不足以爲政故
次臯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
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
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
尤防乎壙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
治故卒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壙一得禹而地
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蕪民粒得尙而
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
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袵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
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者非
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屑爲也故用歌曰陟天
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

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
豈若是蔑禮節墮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
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天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
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
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無爲也有爲者
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
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
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
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
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
爲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臯陶矢謨曾微高
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
言也政之又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
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
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
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爲艱也

在廷之非有不舉也而况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
以為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况九
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為艱也忘賢自與而羣且
不可虐况於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
奮庸不能無廢况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
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
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
者顧不謂克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
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為尚
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

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
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
又有其才而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
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
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
及其以為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

禹益之為臣於是盡矣

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
孔氏以為益之美堯不然夫

舜既立則羣臣之稱帝者皆衛舜也如禹曰帝念哉
帝光天之下皐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
堯為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
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其
說為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爲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爲不少矣果何益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在英賢在故天下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臯陶之歌則先元首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

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猶不忘乎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非是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爲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羣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蹒蹒再變而鳳皇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蹒蹒則遠者且興起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且云夔曰於予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蹒蹒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

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然爾

南風之詩

步騫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於己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

謏甚

歌曰南風薰薰今草芊芊妙有之音今歸清絃蕩蕩
之化今繇自然熙熙今吾道全薰薰今思可傳歌訖
鼓琴爲南風誅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
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爲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
存卽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卽後世之視效也
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
不能遺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
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故致察於此心者有

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卽其所以形之
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
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
之於彼者斯戡弃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
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
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
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
而舜爲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
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
戢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

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理之契於人心者也有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

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璣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於代而立文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羣臣太使宋昌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卽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爲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烏足以有天下

路史餘論卷第九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西王母

玉環
玉瑄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瑄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

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
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
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
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
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
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緩耳貫。習民獻珠。鯀拾遺
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
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亦大曆六年。試西
戎獻白環詩。指此。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比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
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比氏。虞帝
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比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
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
庭山之神。介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
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
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
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
之文。卽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

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旣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願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旣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圃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旣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據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弘農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鏤金寶器玉盃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蔑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額不得在是且以玉盃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

疑微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介。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爲深怪。南陽張澹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嘉旣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飭。故魏晉羣盜發掘陵塜，而霸陵獨得不扣。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闢之中，金玉粲煉，繇此觀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況商均乎。

鄧至

爰劔

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羗也。自稱鄧至王，舒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

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寰宇志舒州引

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後魏

故寰宇記鄧至羗敘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

後魏孝文封甘松縣子然至嘉誠縣敘乃以彭為治

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

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

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

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

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

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据恭帝初其上擔術因爰劍者

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為羗酋秦厲公時有

無戈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

羗牛種白馬種參狼種羗牛種越嶲羗也白馬種廣

羗也參狼種武都羗也與苗後異或以爰劍燒當景

帝時研種畱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武帝

西逐諸羗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羗校尉於涼州

部牛邯為之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研號

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

填良益貧收先零良良卑湍侵甚為所敗良益盛奪

榆中居復強生岍滇虞即滇吾生東吳迷吾號吾後

益困依發羗吾曾孫麻奴收怨羗復振滇零大捷漢
號天子遷那內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
長是爲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縣殛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
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豔孔穎達云神化不
可以常言若云能豔何繇入寢若以夢化爲不可常
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豔與熊白豈化
爲二物邪人自爲介竊按能亦熊屬非指能豔而熊
能亦並音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
才是也故程晏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
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爲之凡有爲也然於
雜記更謂化爲玄魚其大千尺故鮐之字從玄從魚
不知縣骸禹父而鯀鮐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
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龜龜
爲梁逾峻嶺則神龍爲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
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
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爲縣之
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侯
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爲信爾又按

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侔矣大氏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爲黃龍入門益爲昏聽

啟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胷而生故說者以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竇苹等皆云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啟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爲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啟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轅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啟母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妊

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人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相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相等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相胡木彪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

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
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
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
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
方未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楫肆窮廬固有
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坭地宜
楫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楫
山標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橈尸子作蕤集

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蕤而橈乃音鞠故河渠書漕
洫志皆云泥蹈蕤書言山卽橋而志言山卽楫諸儒
皆以橈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橈爲蕤爾按許說
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輶爲不
同尸子云行塗以楫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輶
標與橈同力追切輶與楫輶同敕倫切尸子之說蓋
得其傳橈非輶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蕤特
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橈與搗同蓋卽標也當讀如濟
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纍其作槁者殆楫之轉然
禮韻直收橈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輶則又合橈

權爲一矣。集韻作輶，而以楫同之。其暴固舉食之具。
 介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權以鐵如錐頭長半
 寸，施之履下，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楫。二物蓋皆車
 類，竊詳其制。橇當如蘇公殍馬之法，而標則輶之制。
 介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輦上
 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輦爲大車駕馬
 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輶，軸大夫以上以
 輶，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輶車庠下
 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卽其制也。孟服謂木橇形
 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輦車，一作輦，而應謂
 楫或作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
 爲履與板矣。楫輶標撮，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
 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鬚鬚於說者爲乃鳥
 反，茲又異矣。

九藪

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
 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雝有弦蒲，幽有豸養，冀
 有揚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
 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
 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

陜乃爲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旣異且無弦蒲夫大陸
晉地而焦護陽陜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
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繇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
以海隅何得爲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箕圃田屬豫地理
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旣無周魯而益以趙
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爲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
田爲甫田獫狝爲奚養則自異爾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
沂山北○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

大照一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獫狝在

長廣徐州縣○焦護在涇陽北卽瓠口漑田萬
頃

奠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
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
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爲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
濟河爲兖州則專以大川爲之界荆衡爲荊州則專
以高山爲之界荆河爲豫華黑爲梁則兼以高山大

路史餘論卷九
川爲之界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雒州西距黑水，東據西河，荊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距黑水，東據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奠高山大川也。蓋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爲兗州，荆及衡陽爲荊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而荆山衡山之陽爲荆矣。蓋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蓋前目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雒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餘論卷第十

雲夢二澤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却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

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又者，雲在前，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又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旣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又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卽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鄖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睢，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繆。

汴字本用派煬帝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其地旣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况乎煬汴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爲梁州，後周曰汴。卽漢

之漕渠一名葭菒其渠厥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
 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
 平帝時河汴久壞其後汴渠東浸兗豫百姓怨歎會
 伏宮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
 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
 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
 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
 是起自兩岍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
 則與今汴不異也事亦見顯宗紀發卒乃謁者王吳魏太祖討董卓
 也從弟洪至滎陽為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深

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將衛策亦破石
 勒別軍于汴水厥後相温將通之以北伐而不果義
 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濬舟師伐
 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
 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
 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于中
 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蓋堯舜在
 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
 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水所紀是
 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

繇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

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

梁貢輸之來必繇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河自

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

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達河為

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

六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

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

萬石此最登之數百青揚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

貨十倍景德已成

究也充言浮于濟潔達于河矣故於揚直云達于淮

泗繇淮濟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穀洛達河

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壘

遂幸江都築堤蒔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煬帝

因舊而浚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坤元錄云宋

皆堙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

江淮煬帝游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荆揚

益越等州運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

漕儀一作說虹之隋河至淮陰北合為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

汴不起於隋益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

穎以為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之官渡水魏武袁

紹相持之處故蘇軾疑此為汴謂其後或為鴻溝或

爲官渡。爲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
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張洎對曰
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
大梁浚儀。復爲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爲官
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卽出河之溝。亦
曰荦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兼邲之
名。湯帝開汴。自爲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
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要史謂渠隄自滎陽而
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
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故袁
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
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
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清水。其疏
鑿沿亳界。真源丞崔延禕。糾徒開千步中得一
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北屋。下有五色蟄
龍。長丈許。側有鯉五頭。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
長九分。禕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
上聞。漣命移龍置淮。投龜于汴。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
博當爲博。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傳陽川在
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音爲敷陽。誤爲博爾。水經注云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
 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
 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為山者異矣按通
 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
 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為敷淺原
 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
 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博陽山
 為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尋陽錄記顏魯公過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濮陽山濮博亦音之訛則又以為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

有一望夫山蓋望敷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
 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
 此望敷陽也隋志云益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
 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為名然
 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
 人為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
 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為
 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
 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
 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迤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遂與泝漢入匯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于以泝漢克之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桑欽許慎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爲二一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黟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日豈其然邪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略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者

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流東入海然謂分爲三流則愈疎矣且雷夏既澤澠沮會同雷澤在兗澠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

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于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湖至陽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縣南入海二江在震澤上今堙淺爲漕河所限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多水患此妄意也茲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益妄也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頓自豫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爲一

不爲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爲道。如涇渭之分流，流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爲水入水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爲江爲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爲一孔蔽於所不見，蘇蔽於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甚者。夫泚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爲二江，亦不辨其孰爲漢孰爲泚矣。況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旣入彭蠡，雖合爲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爲說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旣會則自東陵而略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爲道也。揚州言三江旣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汭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

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劭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爲江漢入澤合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

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荊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茵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

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泝水，泝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畝、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盞、七麇、八沙提、九廩爲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茵州之名，五洲卽蜺，而三里卽畝也。尋陽記則以爲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茵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莊子義等，往往皆引爲正，是百揆以爲方俗所

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鳥、七感、八蚌，曲折爲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卽爲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據。安國言爲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漸，元辰敘西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山海經云

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英布爲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爲九江郡劉歆以爲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爲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爲九江余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說余太康地記以爲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蓋遼隔矣

辨兗濟

予旣證三江而兗濟截河之說古今未哲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

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温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

兗濟二郡正以是

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

經依取禹貢為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潔達于河。何今濟潔斷不相屬。對曰。充濟自温入河。泆地南出為滎澤。又泆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潔。潔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潔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此水一非濟水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汨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涓之滎口。滎澤在今滎澤縣北四十里。謂濟南諸名為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泆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泆行達滎陽。而遂溢為滎。余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

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為榮之上。當更有道澆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空疾也。林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水。金鐵皆漏。庭州灞水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飴。亦然。服之。晁毛落而仙。曰。駝溺。去屯煌二萬里。道安西域記云。石駝。鄜延之江。日夜流脂。鄜延境濁。其國有婆羅門守視。即此水際。河石間與泉雜出。以雉尾裹之。乃采入缶。似淳漆。然之。如麻烟甚濃。重沈括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炭烟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

似洛陽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西海島間出如脂。而黑金鐵承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塗木上。象至畔。怯腐手。羅輒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消金。石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駝骨。石人守之。蓋亦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縣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經云。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出入息。息肉。故有息石。高勉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韞玉。漢元帝時。臨淖地。涌六里。崇二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蓋息壤也。江陵之壤。鑲鎮水旱。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

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傳為息壤牛馬騰踐或死

其處門外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

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

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荆

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

徒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

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

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

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

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

博學多聞亦見江陵志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

記之貽救留者焉慶曆甲申尚書郎王子融蒞渚宮

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石屋簷且露請掘取

俟旦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亟以馨俎薦答

醫博士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臧大諫丙

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柱為牖其南

隱出門闥之象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率水兕二百

蹄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者因覆以屋後更

如敞纍壇繪為風雷佛之像陳堯佐不宜之易以龍

神皇祐二年子融致仕蘇軾言其屢應然矣息壤詩

始為記俾漕呂刻寘之

有石記謂不可犯畚鍤所及轍復柳子所言龍興寺

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應

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記是永州云負甓而起者尺

云然縣以堙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

禍也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

禹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歿歸也奈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云南省方濟江而黃龍負文人啓表往往多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桑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即立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

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寰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郡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

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
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夫天
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
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鬪三
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溫
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鳥夏桀之
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
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
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
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
太祖出師見

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
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
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
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爲突厥頡
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顧得云頡
利哉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
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
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

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卽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爲能持滿。故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卷之四